

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

說故事，就是將過去講入非非。

秋末初冬的十一月。天空低沈陰霾，暴雨傾盆，整個目光所及的花東縱谷籠罩在一種藕紫灰色裡。

這裡是花東縱谷東西地勢最狹窄之處。中央山脈在這裡向內收攏，縱谷於是變得非常緊迫。馬太鞍部落群位在中央山脈腳下，向東兩條大河之外約兩公里處，是鄰近海岸山脈的太巴壠部落群。花蓮溪是這兩大部落的主要界河。最近三十年因為山區水土保持被破壞，花蓮溪在多數時間簡直是荒溪，只有寬大的河床見證過去豐沛的水量。不過連日暴雨使花蓮溪現在河水高漲。開著白色破舊的福特從太巴壠往馬太鞍疾馳的 Takeichi (武一)，在上到橫跨花蓮溪的馬太鞍大橋時，引頸望向敞開的車窗外。

「看不清楚啊。」他側頭對副駕駛座上的青年說，「雨太大了，看不清楚。不過河水應該暴漲了吧。讓我想起小時候。那時候花蓮溪是大河。我小時候看過兩大部落的年輕人，拿著竹刀在河邊互砍。綁著白色頭帶，拿著竹刀，互砍啊。」

「綁頭帶拿竹刀在河邊互砍？」坐在旁邊的青年說，「好像日本歷史劇的情調。」

說話者是回太巴壠學習傳統文化的青年，大約二十五、六歲，名字叫做 Namoh，有著太巴壠特徵明顯的粗獷輪廓和高大身材。他那自然捲的一頭亂髮有點長，隨意在腦後綁成一個小馬尾。他顯然身強體壯，在這樣的天氣裡只穿著格子襯衫和牛仔褲，襯衫的袖子捲到手肘處。已經十一月多了，他卻連件外套也不穿。

「不過，ojisan，」Namoh 問道，「你小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都七十了，你說我小時候是什麼時候？」穿著防水外套的 Takeichi 受不了從大開的車窗灌進來的雨水，將窗子關到只剩下一條縫。

「啊，那已經是戰後了。」Namoh 想了一下。

「喂，年輕人，不要太過分啊。我們 Pangcah 雖然尊重年紀，也不是越老越好。活在戰前的，是我爸爸那一輩。」

「啊，你爸跟我阿公是同一輩。」

「他們是同事，都是太巴壠出身的警察。不過我爸爸在太巴壠，你阿公在馬太鞍服務。」

「那個時候大概也只有公職人員能夠這樣在各部落間來來去去吧？以前部落間的隔閡比較深？」

「沒那回事。不要聽學者那一套。部落之間有很複雜的關係網，對每個家族來說都不太一樣。」Takeichi 點起一支長壽煙，同時以下巴向 Namoh 示意，意思是香菸自己拿不用客氣。

「啊，謝謝，我有菸。」Namoh 從腰包裡拿出一包硬盒的肯特和打火機，點了一支。太巴壠男子年齡階層的基本規矩，沒有青年階層擅自取拿長老階層香菸的事，雖然 Takeichi 叫他自便，但他才剛回太巴壠參加年齡階層學習傳統文化，一直小心謹慎循規蹈矩，現在也不因為老人的許可而自我放縱。

「部落之間的關係隨著每個家族而異...」Namoh 點點頭，一邊吸菸一邊思索，「那麼，ojisan，太巴壠跟馬太鞍的關係怎麼樣？」

兩個人都抽菸，狹小的車內空間馬上變得煙霧瀰漫。Takeichi 又開了車窗，頓時暴風雨聲和雨水一起灌進車內，甚至濺到 Namoh 臉上。Takeichi 一頭一臉都是水，只能略為側頭來躲避肆無忌憚的雨水，一邊說道：

「你不是 Aoyama (青山) 家的嗎？你從自己的家族觀察部落關係就好。自己都搞不清楚，問別人家的事做什麼？」

「我沒有問別人家的事啊。」Namoh 一臉茫然。

「不是問了太巴壠和馬太鞍的關係？」Takeichi 說，「這種問題怎麼回答？我只能從我的家族口傳來跟你說，這不就等於問了我們家族的事？你問一般性的問題，不就是要人家從不同家族的角度，一直重複回答你同樣的問題嗎？」

「什麼...東西...」Namoh 聽得模糊，只好連連吸菸。

「不懂嗎？反正今天要連夜剪檳榔，你可以慢慢想。」

他們正在前往馬太鞍一個族人主持的檳榔剪場途中。負責剪場的是 Takeichi 的表妹靜江 (Shizue)，有六、七名固定的剪工，全都是馬太鞍的阿美族人，偶爾也有其他人來插花客串臨時工。Takeichi 閒來無事便會到馬太鞍的這個表妹家坐坐閒聊，傍晚在麵店吃麵時，遇到從城市回來的 Namoh，聽說他吃完麵以後沒有別的打算，乾脆帶他一起到馬太鞍來。

他們在大雨中將車開到馬太鞍部落深處的一個大院落。這裡有一棟老木屋，是靜江母系留下來的家族財產，老屋旁是一個很大的鐵皮屋，三面有牆壁，和街道相隔開來，面對院子的一面完全沒有牆，卡車可以直接倒車進入，方便行口的工人將檳榔直接在這鐵皮屋裡卸下。

他們抵達的傍晚時分，行口的工人已經離開，大雨天冒著危險從馬錫山採下的大量檳榔被妥善的分類，一堆一堆足有半個人高，把鐵皮屋切分成檳榔迷宮。迷宮裡的五名剪工有的戴著手套，有的沒戴手套，拿著各自的檳榔剪，坐在矮凳或小椅子上，將一整葩的檳榔放上簡陋的小木桌，在日光燈下熟練的剪檳榔，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

Takeichi 和 Namoh 下了車，一前一後冒雨小跑進入剪場。

「Oe ! Mina ! (喂 ! 大家 !)」 Takeichi 大聲的用日語向大家打招呼。

「說母語好嗎？」坐在檳榔迷宮入口處的男子頭也不抬的說。他剪檳榔的速度很快。

「這是母語嗎？」 Takeichi 呵呵的笑，「ka 閉嘴 ci 何跌倒...」

「欸，ci 何跌倒...」其他幾人聽到「何跌倒」這個綽號，哈哈大笑起來。

「太巴塑的日本人！」何跌倒回嘴。

圍著圍裙的靜江坐在迷宮最深處，這時放下檳榔剪，站起身來招呼 Takeichi：「大哥吃過飯了嗎？要我煮點麵嗎？過來坐這邊。這裡有蚊香，不然蚊子都去咬你。」

「我在太巴塑吃過麵了，正在飽。」 Takeichi 回答。

「太巴塑的捕蚊燈！」有人這樣笑 Takeichi。

「誼，好吃的肉誼，跟馬太鞍的不一樣，你不知道而已。」

Takeichi 在眾人的哄笑聲中繞過好幾堆半人高的檳榔往角落走去。起身的靜江這才看到 Takeichi 身後的 Namoh，連忙叫住：

Aa, caay ko wawa ni Aoyama taylin desu ka?

(啊，不就是青山大人的孩子嗎？)

「你在說什麼？」 Takeichi 拍拍自己的外套，上面都是雨水。「Pangcah 不是 Pangcah，Nihongo 不是 Nihongo...」

「有 desu ka 就是日語了啦。」何跌倒說，「很討厭，太巴塑人，天天 Nihongo、Nihongo...」

「馬太鞍也有這樣的人啦其實！」

「有嗎？」

「沒有嗎？」

「你講一個名字我看看...」

「喂，年輕人！」坐在剪場中央一個小木桌前的男人看著 Namoh，「你哪裡？沒見過 ne！」

「O wawa ni Aoyama taylin saan. (已經說了是青山大人的孩子)」Takeichi 代替 Namoh 回答，「不錯啊，年輕人，在年齡階層，愛聽故事，所以帶他過來。」

Namoh 向眾人欠身問好，除了 Takeichi 和靜江，他不認識其他任何人，因此比在太巴壠感覺拘謹一些。雨勢很大，剛剛雖然只冒雨跑了一小段路，他的肩膀和兩袖已經全濕了。

「要換衣服嗎？」靜江問道。

「啊，謝謝阿姨，不過不用啦，等他自己乾就好。」

「愛迪達腰包很時髦嘿。」另一個胖胖的男子說，他指的是 Namoh 繫在腰間的黑色防水腰包，裡面放著香菸、打火機、鑰匙、零錢和幾張鈔票。本來只是出門吃碗麵，因此其他什麼也沒帶，沒想到就這樣來到馬太鞍了。但這腰包根本沒有牌子，是他在台北的某個路邊攤買的便宜貨。

「這不是愛迪達...」

眾人又爆出一陣哄笑，七嘴八舌的調侃。

「愛迪達不是愛迪達啦！」

「你中文很差哦？」

「哈哈，年輕人，不要太認真，鄉長講話，認真你就倒楣了。」

「鄉長？」

「嗯啊，他的綽號叫鄉長。」

「愛迪達是形容詞啦！」被叫鄉長的人說。

「形容詞？形容什麼？」Namoh 十分茫然。

「形容你的穿著。」Takeichi 看 Namoh 相當困惑，熱心的幫他解答，「意思是你很時髦。找一個牌子來形容。因為你從都市回來，就說你時髦。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desu ne！」何跌倒挖苦的說，故意加上日語的詞尾。

「就是這樣。Desu ne 也是形容詞。」Takeichi 抓住何跌倒的話柄，對 Namoh 呵呵的笑，「有 desu ne 就是日語，有名牌就是時髦。」

「好啦！」靜江插話進來，「年輕人回來學母語，你們把人家帶壞！」

風勢變大了，雨被吹進鐵皮屋裡，從另一邊的窗戶呼嘯而去，止不住的暴雨聲一同捲入，跟眾人的哄笑聲糊成一片。從半開放的鐵皮屋望出去，天色黑去，好像低低的帳篷逐漸收闔一樣，但空氣非常清涼。Namoh 跟著 Takeichi 坐在角落裡，看大家剪檳榔。他本想拍幾張照片，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帶手機出門。手機還在太巴壠的家裡。

沒有手機，不能拍照也不能上網，只能聽大家閒聊了，Namoh 望著動作乾淨俐落的眾人，呆呆的想著，或許他們有什麼故事可以說，雖然現在講話言不及義，但 Takeichi 說，今天要熬夜剪檳榔，說不定眾人聊著聊著會講故事也不一定。Namoh 在太巴壠已經聽了一些故事，但他在馬太鞍沒有什麼門路，現在既然到了常常有人聚集的靜江家，他開始好奇會聽到什麼關於馬太鞍的故事。

幾支香煙過後，Namoh 走到那語帶諷刺的何跌倒身邊。這裡最靠近院子，大雨時不時被風吹入，有一種清新的快意。喜歡涼爽的 Namoh 拉過一張籐椅，把自己半曝露在風雨中，在何跌倒桌邊坐下，用阿美語開口詢問：「Pa--kimad---en to--no Fata'an... haw? (請——說——故事...關於馬太鞍...好嗎?)」因為一邊還想著文法問題，講得有些生硬，其實也不怎麼正確，但總還是清楚的表達了意思。

「Kimad? Macuwaay a kimad? (故事? 什麼故事?)」何跌倒迅速的將剪下的檳榔一顆顆扔進腳邊的大塑膠簍子裡。檳榔以驚人的速度累積著。

有人將天花板上的幾盞吊扇都打開，好驅除大雨帶來的水氣。太過濕漉的檳榔很難剪，既耗費力氣又傷害檳榔剪。幾盞風扇一開，Namoh 馬上感到頭頂氣流強勁。他聽著漩渦般的呼呼聲，點起一支又一支的香菸，耐心的等待何跌倒開口。

不知道發了多久的呆，眾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話中出現了低低的歌聲，Namoh 起身一看，角落裡的 Takeichi 已經喝了不少米酒，現在手中拿著一個空咖啡杯，一邊輕輕搖頭，一邊哼著語焉不詳調子非常緩慢的歌，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

Imoto no... sugata...

妹妹的...容貌...

Watashi no kawaiiimotoooo, o~e~

我可愛——的妹妹誼，歐誼

Futari no... sayonaraaaa...

兩個人...再見哪啊啊啊...

「莫名其妙的唱歌...」何跌倒突然開口了，「真是受不了太巴壠的日本人。」

被他這麼一說，Namoh 才注意到 Takeichi 唱的是日語，但調子古怪，從來沒聽過。

「這是仿布農族古調吟唱的日本歌...」醉態可掬的 Takeichi 衝著呆立的 Namoh 咧嘴一笑，「戰爭時期流傳下來的，要去當高砂義勇軍的布農族，被情人送別...」

「聽他講那個還不如講你阿公啦。」何跌倒說，「你阿公以前在這裡服務。」

「你認識我阿公喔？」Namoh 馬上忘了 Takeichi，又坐回籐椅裡。

「你去路邊問一下，有誰不認識你阿公、Aoyama 警察大人？」

聽到「去路邊問」，Namoh 嗤一聲笑出來。這時已經完全黑去的院子裡突然有強光照來，抬頭一看，有人頭戴安全帽，穿著雨衣騎車來到。來人把機車停在老木屋前，熄了火，把地上的積水坑踩得水花四濺，抱著什麼東西匆匆往鐵皮屋跑來，口中嚷嚷著：「哎呀好大的雨！好大的雨！我從豐濱回來，差點摔死在山裡！我差點死掉了死掉了！」

「豐濱？」Namoh 有點吃驚，「這種天氣從豐濱騎車回來？」

緊鄰太平洋的豐濱在海岸山脈的另一邊，雖然不遠，也有二十幾公里迂迴的山路，這個季節光是騎車就已經夠冷了，更何況這樣的暴雨天傍晚，能見度想必很低，路況也令人擔憂，實在是太冒險了。

「他沒有去豐濱啦。」何跌倒依舊頭也不抬的剪檳榔，「一定是買了魚過來，想在這邊吃。」

「啊？」

這樣說起來，這些人的思維邏輯還真是自成一格啊，Namoh 想著。因為帶著魚過來，就連結上豐濱這個靠海的地名。只要講話以 desu ne 做結尾，就算是講了日文。而時髦的人身上帶的東西，必然屬於一個名牌。感覺上，不是那個人現實的做了什麼事所以被形容，卻是形容的用語界定了那個人做了什麼事。

突然之間邏輯被內外翻轉了。

正這麼想著，Namoh 聽到半醉不醉的 Takeichi 的聲音：「我的好朋友來囉！Shizue，拿杯子給曾先生。他帶 toro 來囉！」

被叫做曾先生的男人身材高大，方頭大耳，剃著阿兵哥似的小平頭，大概跟何跌倒差不多年紀，可能是五十幾歲或六十幾歲。他確實帶著魚來。進到鐵皮屋內，他迫不及待的脫下安全帽和雨衣，在鐵皮屋邊角上的簡易瓦斯爐前開始料理魚，蔥蒜的香味很快的在鐵皮屋裡飄散開。

「鄉長吃煎魚嗎？也有 sashimi。」

「你跟 Takeichi 吃 sashimi，你們配米酒，我吃煎魚就好。」

「曾先生，給吳女士一條魚。她今天帶了芋頭和地瓜給你，在那邊的桌子上。」

「哎呀不用給我魚啦。隨便的菜而已，ma 沒有很多 saan...」

「問鄉長就不問我喔？不當鄉長也該問一聲啊。」

「煎好了大家都有嘛，sashimi 也是大家吃啊。」

「可是我也想帶一塊 toro 回家。」

「Ma 不新鮮帶回去。」

「哈哈，不新鮮還給吳女士帶回去？」

「吳女士不要，那給小莊帶回去啊。」

眾人七嘴八舌的講話，淹沒了 Takeichi 的歌聲。坐在剪場邊緣的 Namoh 看著眾人，清楚的感覺到自己並不是這裡日常生活的一份子。眼前的這群人有著一個共同的生活，而他必須透過 Takeichi 和靜江的引介才能進入這個領域，他不能說自己沒有一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但這種感覺卻又不單純是被排除。畢竟，一提起他的阿公，日本時代在馬太鞍服務的 Aoyama 警察大人，大家都馬上點頭，確認了他與此地有所聯繫。但是這樣一來，他變得既不能舒適的把自己當成這裡的一份子，也不能自暴自棄的把自己當成全然的外人，這種不內不外不上不下的感覺，似乎比徹底的被排除還要糟。但與其說這是他以一個太巴壠人的身份感受到的馬太鞍，還不如說，在馬太鞍，他那「太巴壠人」的身份竟然不再理所當然。以兩條河流為界，相隔不過兩公里的兩個部落，對同一個人的認知卻有這樣大的差距，這一點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所處的位置。他開始慢慢體會前往馬太鞍的路上 Takeichi 所說的話——部落之間的關係，要透過自己的家族經驗來了解。在這裡服務了一輩子的阿公是這裡的「自己人」，早年就前往都市生活的父母在太巴壠和馬太鞍長大，也是這裡的「自己人」，但從都市回來尋根的他，卻既是自己人又是外人。原來連家族經驗都不是什麼確切的東西。滿懷熱忱想要學習文化、記錄經驗的他，現在發覺連什麼是「經驗」都得重頭學起。Takeichi 說，他可以整晚思索這個問題，現在他了解這並不是倚老賣老的話，這當中確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思索。他想要記下自己的感受，偏偏在這個思緒雜亂特別需要整理的時刻，卻沒有紙筆在身，只能呆呆的看著眾人。

算了，先不要想那麼複雜的問題吧，那些等回到太巴壠有了紙筆再說，現在乾脆集中精神來認識這些人。過去的老人把一切都記在腦袋裡，不曾感覺有何不便，現在或許正是鍛鍊自己記憶力的時刻。於是 Namoh 抬頭望向鬧哄哄的眾人，試著記住他們的名字。來人是曾先生，坐在不遠處的阿姨是吳女士，剪場中央胖胖的男子是鄉長，之前過問自己是誰的男人是小莊。此外還有本來就認識的大叔 Takeichi 和靜江阿姨，以及面前這個似乎不太好相處的何跌倒。

何跌倒好像對一切都嗤之以鼻，對雜亂的笑語無動於衷，眾人卻因為曾先生帶來的魚而大起騷動。有人乾脆扔下檳榔剪，站起來伸懶腰，踱步到曾先生旁邊，在那料理區拿了免洗碗筷，開始吃煎魚，喝飲料。局面越來越混亂，Namoh 也被靠過來的 Takeichi 給了一副免洗碗筷和一個已經倒滿五十八度高粱的免洗杯。

「年輕人，喝高粱。」Takeichi 說，「天氣冷了，喝高粱。你也去跟曾先生拿魚。」

「哎呀這個 wasabi 的味道不夠噲！」曾先生又嚷嚷起來，「下次不要在那裡買！」

雖然拿了免洗碗筷，Namoh 卻沒有機會去跟曾先生拿煎魚或 sashimi。因為是老人 Takeichi 倒的酒，Namoh 像在年齡階層裡一樣，拿到了酒就乖乖飲盡，但已經喝開的 Takeichi 一看到他的杯子空了，馬上又興沖沖的幫他倒酒。就這樣，Namoh 一下子被灌了三杯高粱，喝得太急，不習慣喝酒的他開始眼冒金星，沒想到五十八度高粱竟然這麼烈。Takeichi 又往他的杯子裡倒酒的時候，他支吾的說：「Ojisan，再喝我會醉 ne...」

「不要給他喝酒啦！」一直不怎麼說話的何跌倒突然說話了，丟下檳榔剪，輕輕將 Takeichi 的手推開。

「呿，ci 何跌倒...」Takeichi 漫不在乎的轉身，去幫別人倒酒。

Namoh 呆呆的望著又拿起檳榔剪繼續工作的何跌倒，開始感覺自己的眼神有些失焦，但還是聽得清楚那些一邊吃魚一邊閒聊的人說的話。他們在說最近的新聞——有原住民打獵捕到穿山甲，被媒體報導，許多動保人士不客氣的批評原住民，但也有人替原住民說話，一時之間穿山甲變成新奇有趣的社會話題，許多不相干的人跳進來加入戰局。聽著聽著，Namoh 發覺自己開始傻笑，卻不清楚在笑什麼。

有 desu ne 就是日語，有名牌就是時髦，有魚就是從豐濱來。那穿山甲呢？

眼前的何跌倒開始變得像油畫，從寫實畫慢慢過渡成印象派，形狀越來越模糊。

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居然被叫做何跌倒。

Namoh 在腦中溫習眾人的名字。

何跌倒。小莊。鄉長。曾先生。吳女士。怎麼會叫人家「先生」、「女士」？鄉長又是什麼意思？他們給別人取綽號的邏輯到底是什麼呢？

「你聽過穿山甲的故事嗎？」眼前的印象派油畫突然發出聲音。Namoh 傻笑著望出去，何跌倒居然主動對他說話了，不是在剪檳榔嗎？喔，他好像還在剪檳榔。很厲害，剪得好快。誒，等等，他剛剛是說穿山甲的「故事」嗎？

故——事？

「你剛才不是說，想聽馬太鞍的故事？馬太鞍有關於穿山甲的故事。」

馬太鞍關於·穿·山·甲·的·故·事？

「簡單的故事啦。」何跌倒說，「很久以前馬太鞍有一戶人家，有阿嬤、阿嬤的女兒和女兒的丈夫還有他們的小孩。」

阿嬤、阿嬤的女兒和女兒的丈夫還有他們的小孩。這個話是怎麼講的到底？不會亂掉喔？

「誒，這個故事是不是你阿公告訴我的呢？」何跌倒突然停下手上的動作，側頭想了一下，卻又馬上放棄，低頭繼續剪檳榔。

我阿公跟你講故事？

「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 Aoyama taylin 說的吧。反正就是說，他們住在這邊一個竹林裡，沒有什麼東西吃，只有竹筍，很乏味。」

吃魚眾人講著媒體的報導，大聲的笑。

只有竹筍？沒有魚嗎？

「每天女兒跟丈夫出去工作，把小孩留在家裡，讓阿嬤照顧，還跟阿嬤說，如果小孩要喝奶，就帶去鄰居家，鄰居家的女人可以餵奶。有一天，他們又出去工作，小孩在家裡大哭吵鬧，阿嬤覺得很煩，就把小孩放在鍋子裡用水煮熟...」

什麼？Ojisan 你說什麼？

「阿嬤把孫子放到鍋子裡用水煮熟。」何跌倒重複了一遍，「因為只有竹筍沒有肉吃，阿嬤就把小孩拿去煮，大概是跟竹筍一起。」

這個何跌倒是在開玩笑吧，Namoh 心想，這分明是陰森的格林童話啊。他想要開口說，「ojisan，你在跟我開玩笑吧」，但自己的嘴巴似乎不聽使喚，感覺到嘴唇在動，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糟糕，我被 Takeichi 大叔灌醉了啊。

眼前的一切開始失焦，好像暴雨天坐在疾駛的車內望向車窗外，因為車窗被猛烈的雨水澆灌，眼睛所見的一切都被水洗過而變形了。而且，不只視覺如此，聽覺也開始有點迷茫。何跌倒的聲音忽遠忽近，有時候跟眾人的話音糊成一片、難以聽清，有時候卻又格外清晰突出。

暴雨聲時大時小，時強時弱，雨水隨風吹到 Namoh 頭上和肩上，他的衣袖又漸漸淋濕了。

Namoh 慢慢閉上眼睛。不知道現在幾點了，他開始感覺有些冷，也不知道自己喃喃說了些什麼，之後有外套從胸前蓋下來。應該是有一定厚度的外套吧，Namoh 感覺肩頭手臂一陣溫暖，只有頭上還略微淋著雨。這種乾爽和濕漉交織的感覺，說不上舒服不舒服，卻很奇妙。Namoh 勉強舉起手臂，把身上的外套拉高，將頸部一起包入外套。三杯五十八度高粱的暖意逐漸升起。

何跌倒的聲音混雜在其他的聲音中繼續傳來。

「誒，那個記者寫那種奇怪的報導！」聲音洪量又大嗓門的曾先生說。

「現在穿山甲不多了啦，那麼麻煩誰還去吃...」這個粗啞的喉音好像是鄉長。

「穿山甲怎麼煮？」沒什麼特徵的聲音，是那個小莊吧。

「晚上女兒和丈夫工作完回家，找不到兒子，問阿嬤，小孩在那裡？」何跌倒的聲音從背景中透出來。

Namoh 乍然睜眼，強烈的日光燈使他眼前一片模糊，一陣暈眩。他感覺脖子好像支撐不了頭部，頭開始往右邊倒。眼睛再度閉上之後，身體也不聽使喚了，越來越陷入籐椅中。籐椅真舒服，Namoh 慶幸自己拿了這張椅子，不然現在應該會跌倒在冰冷濕滑的地上吧。誒，跌倒？何跌倒是不是喝酒醉跌倒所以叫何跌倒？話說，有魚就是從豐濱來，大概是因為曾先生帶來的魚裡面有 toro，只可能從大海來，於是只能說是太平洋邊的豐濱，不能說是中央山脈裡的萬榮。這樣說來，如果帶著山肉來，就可以說我從萬榮回來了嗎？誒，穿山甲算是山肉吧？曾先生如果帶著穿山甲來，可以說是從萬榮來嗎？

真是一種想入非非的感覺哪。

哐啷，有人打翻了保力達，隱約聽到眾人哄笑，靜江阿姨好像說，她來整理就好了。現在大概很晚了吧，有人要喝保力達提神。

何跌倒的聲音再度從背景浮現。

「阿嬤騙他們，說把小孩送到鄰居家，等一下就回來，叫他們先吃晚餐。女兒一看，有肉，很懷疑，問阿嬤肉是哪裡來，阿嬤騙說是鄰居給的，女兒不相信，一直問，最後阿嬤只好說，這個肉就是小孩。女兒聽了很傷心，把滾燙的肉湯拿去潑阿嬤，把阿嬤燙死了。十天後，來了一隻穿山甲。女兒覺得奇怪，問穿山甲，怎麼會在這裡？穿山甲說，我就是阿嬤...」

「Ojisan，這是鬼故事嗎？」睜不開眼的 Namoh 突然清晰的聽到自己問話的聲音，但只這一刻的清晰，隨即耳中的一切又重歸朦朧。何跌倒的聲音傳來，說什麼卻聽得不甚明白。

馬太鞍的暴風雨非常強烈。呼嘯的風雨聲中，好像又有機車聲靠近。眾人似乎隨著新的來人又起了一波新的喧鬧。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已經沒有人談論穿山甲，而 Namoh 覺得自己根本聽不懂穿山甲的故事。這故事是什麼意思？

阿嬤煮孫子，女兒殺媽媽，阿嬤變成穿山甲？
這故事是阿公講的啊？

好像有人走近身邊。Namoh 感覺後方的燈光被什麼東西遮蔽，眼前突然暗下來。光線隱去之後，一切變得更加舒適。風雨聲和人聲像漣漪擴散變弱一般，一波一波越來越迷濛。

「這年輕人是誰？」一個男人的聲音傳來，好像很遙遠，又好像很靠近。

「Aoyama taylin 的孫子。」回應的是何跌倒的聲音。

Namoh 動了一下，膝蓋撞到何跌倒的矮木頭桌，不知道什麼東西掉在地上，發出悶悶的聲音。

「何跌倒要不要吃麵？Shizue 要煮大鍋麵。消夜消夜嘍！」好像是 Takeichi 的聲音吧。只有他會叫靜江阿姨 Shizue，其他人都把靜江這個日本名字用中文唸。

「誒，Takeichi，他的愛迪達包包掉了，還好沒有濕，你先幫他保管。」何跌倒說。

「那麼好心 ci 何跌倒，還給他外套。」Takeichi 呵呵的笑著。

「Aoyama taylin 的孫子啊？」先前問話的男人聲音再度從頭頂傳來。

意識模糊的 Namoh 想睜開雙眼看看新的來人是誰，也想知道他的名字，但這男人幫他遮住了強烈的燈光，讓他的眼皮更加放鬆而沈重。大概沒辦法再睜開眼睛了。

雨絲繼續飄散 Namoh 的額頭，而他隱約聽到不知道名字的男人跟何跌倒和 Takeichi 聊開了。本來不太說話也很冷淡的何跌倒，現在跟大家似乎並沒有隔閡。

不能了解他的明白哪。但大概是我這個旁觀者誤會了吧。這些人之間好像沒有過節。嗯，應該沒有過節，不然怎麼會坐在一起剪檳榔？如果有過節，怎麼受得了同在一個屋簷下一整夜？何跌倒一直說 Takeichi 大叔是太巴壘的日本人，但他可能沒有什麼惡意吧，就像其他人叫他何跌倒應該也沒有惡意一樣。開玩笑，一切都是開玩笑的。一本正經的開玩笑。

「你剛才跟他說穿山甲的故事？」不知道是誰的男人的聲音傳來。

「是啊。他說有人死掉，問我是不是鬼故事。」何跌倒說。

「很多故事都有人死掉。」喝了米酒又喝五十八度高粱的 Takeichi 似乎還很清醒，笑呵呵的說，「茄冬樹的故事裡，所有人都死掉了。狗被拔掉舌頭的故事裡，那個倒霉的獵人也死掉了。」

「有嗎？」何跌倒的聲音聽起來有點詫異，「不是只有狗被拔掉舌頭而已嗎？因為亂講話被拔掉舌頭，從此以後狗就不能說話。不是這樣而已嗎？」

「不只是這樣。」Takeichi 說。

「我也記得不只是狗被拔掉舌頭而已。」不知道是誰的男人附和 Takeichi。

「那還發生了什麼事？」何跌倒問。

「那個倒霉的獵人，每次都只獵到螳螂，所以被太太辱罵。後來他偷偷把自己的肉割下來，請鄰居來吃飯，最後就死掉了啊。」不知道是誰的男人說。

「哈哈！大概是這樣沒有錯！」Takeichi 呵呵呵的笑，「還好年輕人睡著了，不然他又要說聽不懂故事了。每次跟他講什麼故事，他都要追問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怎麼知道是什麼意思？故事不就是故事，還有什麼意思？」

「他們讀書人什麼事情都要問什麼意思。Ci 什麼意思 ciira... (他叫做「什麼意思」...)」

「哈哈，ci 什麼意思 ciira...」

「什麼意思你，年輕人？哈哈！等他醒來就這樣問他...」

三個男人圍繞著 Namoh 談笑的話，老老實實的都傳進 Namoh 耳中。

啊，我被取綽號叫做「什麼意思」了。原來這麼容易就可以有綽號。等我起來，他們會問我是什麼意思。我哪有什麼意思？沒有什麼意思啊，只是想要聽懂故事而已。不過，大叔可能會問我，如果我沒有什麼意思，憑什麼故事就一定要有意思？

初冬的暴風雨夜。不明究理的稱謂和綽號。想要理解卻聽不懂的傳說故事。期望可以在明天還被記得的今晚——一片片斷斷的念頭，跟談話的人聲一樣紊亂沒有條理，全都成了費人疑猜的存在，現實感變得越來越稀薄。於是，這個暴風雨夜的剪檳榔場，連同在這裡眼見耳聞的一切，就像角落蚊香在熾烈的日光燈下燒出的淡藍色輕煙，如此這般，從 Namoh 的意識裡掙脫了出去。